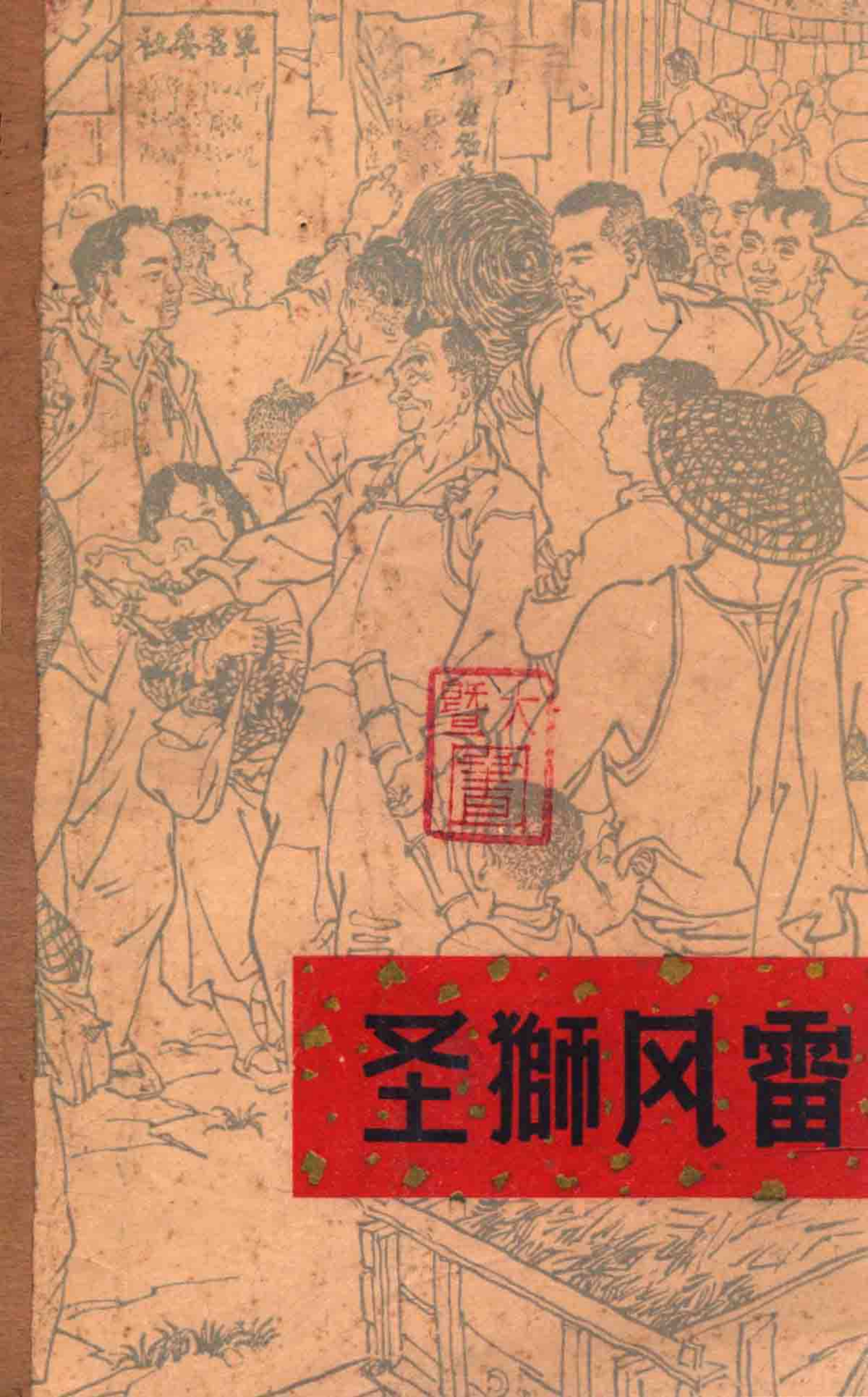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雷風獅聖



圣 獅 风 雷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

徐 寄 林 执笔

圣獅風雷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

徐寄林 执笔

※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※

統一書号：T10111·630

书号：2200·787×1092毫米1/36·5 2/9 印张·8 插頁·85,000字

1964年1月第1版

196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200 定价：(4)四角

回 目

开 篇		1
第 一 回:	走投无路华昌命逐滄海 禍不单行連山慘中地枪	4
第 二 回:	狠虎当道恶霸杀人如麻 宁死不屈少年拚命罵賊	17
第 三 回:	貧农妇情急智生救独子 狠財主算盘一响万家悲	35
第 四 回:	恶人先告状罪名莫須有 穷人心連心仗义上公堂	47
第 五 回:	坡下街阴森森群魔乱舞 雉封堂众英豪討賊誓师	60
第 六 回:	互助合作穷人阳关大道 恶語惑众富农螳臂当車	75
第 七 回:	辨是非两条道路看分明 众社員眼睛雪亮破詭計	90
第 八 回:	斗困难老貧农挑灯夜战 慰亲人阮国波一片深情	103

第九回：	阮阿坤迷途猛返传佳話 彭龙显月下煮酒教杏堂	113
第十回：	黑心肠阮妙培玩火自焚 落陷阱李队长耳聾眼瞎	130
第十一回：	創家业同甘共苦莫忘本 展鴻图新风劲吹美名传	142
第十二回：	四老請纓紅船乘风破浪 群星灿烂圣獅新人輩出	156
結 尾		173

开 篇

地主凶残統治，
圣獅十年九荒；
妻离子散泪汪汪，
历尽人間慘狀。

霹靂一声雷动，
春来大地重光；
沙田儿女志昂扬，
叱咤风云气壯！

《西江月》道罢，引出一段队史来。

話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中山县沙溪公社，有一个圣獅大队。这圣獅大队，解放前备受天灾人祸、旱涝兵匪之害，把个魚米之乡，鬧得烏烟瘴气，田

园荒废，村民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着实凄惨不堪。当地人传下来一首民谣，歌曰：

十年九不收，

耕得泪双流。

那年月，虎狼当道，哪里能有农民的笑脸！难怪当地人提起昔时灾难，莫不苦泪纵横，怒火满腔。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，天地翻了个转，这才拨开乌云见青天，圣狮便从此起死回生，一天天兴旺起来。特别是大跃进、公社化以后，这圣狮大队更是龙马精神，鹏程万里。不几年工夫，就面貌大改，成了个富裕美丽的先进大队。四面八方的人，慕名前来参观访问的，络绎不绝，都说这圣狮大队，果然像一匹雄狮，英风勃勃，一身是劲，确实名不虚传。

看书人，你道这圣狮大队，哪里来的回天之力？皆因共产党英明指引，老贫农当家作主，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，它才从一个被地主恶霸糟蹋得不像样子的破村庄，变成了一座山明水秀、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大花园。

圣狮大队共有人口三千五百多。现在光是大队一级的积累，就有一百七十多万元。这还不算。队

里的九座电动排灌站，把全队三千五百亩禾田的旱涝威胁，永远地解除了。目前，大队自己拥有三部拖拉机，除了用来犁田耙田和运输之外，还可以脱谷，一夜之间能够脱粒十多万斤。胶轮车有九十多部。还有几百只小艇，两只漂亮的小电船，把一条静静的狮江搅得十分热闹。电气化和机械化，把社员们从笨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，使他们能够像巧匠一样精耕细作，把本来很荒凉的瘦田，改造成四季飘香的园林。以前每年平均亩产三百多斤的土地，现在已突破了千斤大关。副业生产更呈现了一派使人羡慕的兴旺景象。你猜大队办了多少工厂？说起来也叫人惊奇：一共有九间之多！这里电锤榨油，机器压砖；早晚开工收工，汽笛长鸣，真像一座小小的城市。

然而，这圣狮大队由穷变富的整个过程，决不是风平浪静的。解放前，白骨遍地，流水横尸；解放后，它翻过身来了，但是阶级敌人一直在仇恨它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破坏；一些投机倒把分子，也存心找机会拆它的台。还有自然灾害，也时常威胁它，考验它。所以，圣狮的历史既是一部社会主义创业史，同时也是一部斗争史。这里面有欢笑，也有血泪。说来话长，我们就一回一回细讲下去吧。

第一回：走投无路华昌命逐滄海 禍不单行連山慘中地槍

話說聖獅建村，远在明朝万曆十三年（公元一五八五年）。那时候，农民們杀蛇灭鼠，围田垦殖，灌水除咸，披荆斬棘，經過几百年的血汗經營，終于在这南海之滨，开出一块田地来。可是地主恶霸眼紅这块肥肉，千方百計强行霸占。他們高租厚利，任意盘剥；豢养“沙夫”^①，修建炮楼，鎮压农民反抗；私法私刑，黑稅黑規，操縱生杀大权。从建村那天起，三百多年来，这里的农民沒有一天露过笑脸。中山淪陷以后，日寇奸淫擄掠，恶霸橫行乡里；再加上一九四三年大旱，寸禾不生，农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聖獅有一句民謠唱道：“千記万記，要記住民国三十二，一元买米三錢二！”

① 沙夫——沙田区地主武装。

这血泪斑斑的日子，怎能不教人一想起它就心寒啊！

提起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，真是罄竹难书！这里单表一件使人刻骨难忘的，那就是他们诱骗五十多个民夫去海南岛做苦工，然后全部加以杀害的惨绝人寰的血案。

且说圣狮有个无田无地的雇农，叫阮华昌，他家十一口人，只有两个半劳动力，平时已经是饱一顿饿一顿了，又遇上一九四三年大旱，找不着短工做，全家饿得半死不活。那天他出外溜了一圈，结果还是两手空空，拖着疲乏饥饿的身子回家。一进门口，只见十张大大小小的嘴巴对着自己。他难过极了，一转身，又出去了。走不远，看见青年农民阮三仔迎面走来。三仔那黄瘦的尖脸上，带着无可奈何的苦笑，说道：“昌哥，石岐招民夫去海南开矿，有一百元安家费，我现在报名去，你去吗？”阮华昌忙问道：“谁招的民夫？开什么矿？”阮三仔说：“管他那么多！有顿饭吃就行。”阮华昌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三仔，不能去呀！明摆着是日本鬼子搵我们的笨①。拿性命和豺狼打赌不值得呀！”

① 搵笨——粤语，找便宜，欺负人之意。

阮三仔叹口气，沉重地说：“昌哥，反正是死，出去碰个运气吧，也许能活着回来。”

阮三仔黯然地走了。阮华昌紧了紧腰带，又拖着无气无力的步子向前走。走到那长满青草的永宁社石街，就听到林家巷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声。一会儿，分明是竹杠敲着地面的声音：“的笃、的笃”地响起来了。他朝巷口望去，原来又是两个仵作佬①拄着竹杠，抬出来一副薄板棺材。虽然是一副短短的薄棺，他们却抬得气喘吁吁。竹杠和棺绳负担不起沉重的棺木，吱吱地呻吟。显然，棺材里头起码是两具尸体。他心一紧，想起巷里的老朋友林四来。于是拨开尺多高的野草，慢慢踱入巷里。来到西面一间被穷人称为“方便所”的无主小破屋的门前，只见林四失神地坐在门槛上，呆呆望着门外。里面一张破板床躺着林四最小的儿子，他的小手正抓住自己的肚皮，艰难地转着身子。床前的林四老婆哑着嗓子哭着。

林四是个失去土地的农民，打短工又没人雇。看见他那苦境，同病相怜，怎能不叫阮华昌难过！

① 仵作佬——粤语，收殓死尸的工人。

他走攏去，正想開口說几句安慰話，不料林四却淒然地轉过头，用微弱的聲音說：“他大哥、二哥刚抬出去，他……他又……快要跟着走了。要是忤作佬迟走一步，就可以三兄弟同棺，也免得要忤作佬下午再来！”

這話虽說得很輕，却使阮华昌像被刺了一下似的，心里猛然一震，十张大大小小的嘴巴、“的篤”作响的薄板棺材……都出现在他眼前了。他突然站起来，跑出林家巷，朝着去石岐的那条小路艰难地追着，跑着，还一边吃力地喊：“三仔，等一等！”

阮华昌結果还是和阮三仔一起报名了。到了石岐那个报名处，碰见了許多乡亲。原来这次去海南的民夫有十三万，光圣獅就有五十多人。他們各人領到一百块钱屎皮券（汪币——儲备券）的“安家費”，可是不許拿回家。一个汉奸對他們說：“錢不忙拿回家，等半年后发了財再回去‘安家’吧！”于是把他們赶上一只大木船，起錨出发。来不及和老婆孩子說一声，他們就吞着眼泪飘洋过海去了。

自然，他們不会发了財回来的。而且，不到阮华昌回来“安家”，家里十口已經死了七个，另外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女儿被卖到了广西，不知下落。餓

不死的还在等他的音訊。不到半年，传出来一个晴天霹靂的消息：日本鬼子把十三万为他們做秘密工事的中国民夫，全部活埋和枪杀了！可怜啊！还在等待着他們的妻子儿女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任他們哭得獅江涨潮，这五十多人再也回不来了。

讀到这里，看书人都要說这故事太惨了。其实，当年圣獅惨事多着呢。就說林家巷，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，全巷一百五十六人死了九十八人；三十五戶死絕十八戶。上面說的林四，就是全家死絕了的。

再說說林家巷的那个忠厚老农民阮連山吧。他一輩子忠厚善良，从来不得罪人。老俩口养下两男四女。一九四二年，大女儿十七岁了，两个儿子一个十四，一个十二。阮連山滿以为儿女一大，苦日子便熬到头了。誰知就在这一年，从天上飞来了橫祸：

旧历八月的一天上午，阮連山的十二岁的儿子阮世良上牛管山割草。正割着，忽然响起一輪炮声，炮声过后，只见四、五个鬼子和恶霸“孖烟卤”彭爽、“杀人王”张秋吱吱咕咕地說着話在山下走过。阮世良連忙在草丛中躲了起来。原来那天是恶霸指引日本鬼子进駐圣獅。彭爽、张秋出村迎接以后，又領着几个鬼子出来看地形。只听得彭爽打躬

哈腰地对一个鬼子軍曹說：“太君，我这个馬仔①，枪法大大的好，大大的好！”张秋眨眨紅絲絲的大眼，得意地欠了欠腰。通譯吱咕了一句，那日本軍曹便呷呷地笑了。他順手拿起另一个鬼子手中的三八式步枪，往肋下一夹，“叭蓬”一声，只见山脚田边刚飞起的一只禾花雀給打得掉下田里去了。张秋想在鬼子面前露一手，于是从腰間拔出快掣駁壳，向飞起的几只禾花雀“砰、砰”两枪，可是子弹都落了空。那鬼子笑得更响了。张秋又羞又恼，正想找个目标发泄。这时，阮世良一看日本鬼子愈走愈近，又听见連声响枪，害怕起来，赶忙起脚往山上走。张秋眼快，血紅的眼睛登时露出凶光，举起駁壳，“砰”一声，正好打中阮世良的头部，把他的头壳一下劈掉一边。这下，所有日本鬼子和恶霸們都狂笑起来。张秋把枪往腰带一插，得意洋洋地獐笑着走了。

亲骨肉的惨死，給了阮連山沉重的打击。老泪未干，不料就在这一年的大年夜，又出了另一件惨事。他的大儿子阮四添这天晚上失踪了。全家出动去找他，結果，在林家祠門口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

① 馬仔——武装侍从。

原来四添因为水肿，很久不出門了。这天下午餓得心慌，想出来到垃圾堆里找点吃的。費了好大力气走出巷口，看见同巷的林章明蹲在地下，皺着眉头，在一堆粪便里挑拣些什么。一看，原来粪便里有些沒嚼烂的粟米粒呢。阮四添也想 去 挑 拣 一些，可是双腿不听话，拖不动，索性就坐在地下喘喘气。天黑下来，他肚子絞痛难受，想找个地方躺一躺，就向东面不远的林家祠，一步一扶地走了过去，在門前石板上躺下了。再过几个钟头就是大年初一了。但是，他沒等着春天的到来，就在这冷冰冰、硬梆梆的石板上結束了短短的一生。

春天沒有給圣獅的人們带来希望。过了年，生活更苦了。这一年春旱，找短工做更不容易。阮連山是个勤快人，帮一个地主做短工，担一天肥，工錢是十元屎皮券。他耐着难忍的飢餓，从早到晚挑着肥担，不敢怠慢。

却說这里的恶霸，用各式各样的名义去敲榨勒索，除了每年向农民征收什么紅票、黑票、沙夫費、开耕費、春水米等十几种名目的苛捐杂稅之外，还在圣獅周围（包括象角乡）設立了五个收买路錢的处所，这便是卡口。在卡口上筑个炮楼，就

叫沙館。凡是船只、挑担經過卡口，都要繳几成貨物作稅。就是一艇大糞，也得留下兩桶。倘若他們要人力，見着空手經過的農民，也要你挑泥填土什么的，決不放过。

回頭說阮連山，那天，頂着大北風，担肥走过观音沙沙館，听见一个沙夫朝着前边的一只小艇破口大罵。这时正是北风呼呼，艇上的人背着风，哪里听得到沙夫的罵声。那沙夫一看小艇不理睬他，越发火了，罵道：“你这冚家鏟^① 走过都不繳稅，还装聋扮哑，嫌命长吧！”說罢便举起七九枪，“砰砰”勾了两下。这可把阮連山吓得連肥担都晃蕩起来，他定了定神，才看清前头艇上那人是本村的青年农民阮流。阮流听见枪声，回头一看，才警觉起来，急忙划艇靠岸，扔下一艇禾草，飞也似的跳上埗头逃跑了。

阮連山见那沙夫回过头来，就連忙把尿肥挑上去，在沙館前的菜地里淋了两瓢。直到那沙夫罵够进沙館去了，他才又挑起肥担往前走。到了地里，正想淋菜，刚巧那地主来了，地主用手捂着鼻子，走了过来，往桶里一看，哼了一声，說：“你明天不用担了！原来你半桶当一桶，十元一天便宜了

① 冚家鏟——粵語，全家死絕。咒罵人的話。

你！”阮連山还来不及申辯，地主就拂袖走了。

許久以前，就有人劝說阮連山把两个小女儿卖掉。那时有些人販子买小孩到广西去，男孩值三十来元白銀，女孩值二十来元。他坚决拒絕了。现在，沒有工做，全家快要餓死，他不得不考虑了。誰知人販子来看了看，就走了。因为这两个孩子餓得脸上又瘦又黃，腿上却又粗又肿，人販子不肯要个半死的人，叫自己亏本。

第二天清早，阮連山跑到大王庙，跪在洪圣公的面前，喃喃地訴說了半天，叩了几个响头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拿起签筒搖起来。一会，跳出来一支签。他把签領了拿去“詳”，詳签人說：签里說的是圣獅今年白虎当头，远行大吉大利。还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。他回到家里，对大女儿說：“大妹，你大了，自己逃生吧！我把阿梅（四岁大的女儿）也給人家了。到哪里，都比让我亲眼看着你們餓死好。”大妹一头扑到媽媽怀里痛哭了起来。

孩子是自己的心肝肉。她們这次出門，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。可怜她們自出娘胎就沒有吃过一頓飽飯，现在不能让她們餓着肚皮离开老家呀！于是，他拿了仅剩的二十多元屎皮券和一个小